第 一 章

偷星星的人

那些人要等到夜幕降临，才从云端跳到城市上空，他们喜欢黑暗，在他们看来，在黑暗中偷窃更好一些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许，这是个愚蠢的想法，就像认为一辆黑色的汽车在一条黑色的公路上行驶更好一样……他们常有一些荒唐的念头。一想到就要做的事，他们就极其兴奋，相互傻笑起来。没有人能看见他们。一分钟后，他们就会掠过天穹的黑幕，向月亮的方向疾飞。一分钟后，他们就会偷走一颗星星，然后又是一颗……

他们乐此不疲，只要有五个人就行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在同一秒钟抓住那颗小星星。星星是不善于自卫的，它们的表现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躲藏在深海里的畏首畏尾的章鱼如出一辙。当它们感到偷星者的爪子抓住它们的表皮，发出嚓嚓的声响时，就会发出一声清脆的怪叫，地球上酣睡的人们就会在床上战栗，孩子的甜梦就会变成噩梦。这种怪叫声，同长着粉红嘴的 Lizurine[①]在被蓝毛 Chacomac 追赶时发出的声音十分相似。Chacomac 是一种几乎只有牙齿的动物！众所周知，它们生活在想像世界中的赤道地区。

偷星星的人在黑暗中流动，就像一滴食油落到一口钢精锅上那样。他们需要一颗星星！当他们从天穹上摘下星星时，就像在撕一块丝绸，在高空中钩出一道裂缝。不消几个小时，这裂缝便会愈合，可人类却毫无觉察。那些眼睛成天盯着望远镜的蓄山羊胡子的学者，对于这颗星星的消失几乎不会感到吃惊。

“它死了。”他们想，“真奇怪，如今的星星比从前的星星消逝得更快，可能是缺少维生素……”

于是，他们大笔一挥，就把它的名字从硕大的星座簿上划

① Lizurine 及下文的 Chacomac 为作者创造的怪词，是作者想像中的动物。这些词在法语中的读音滑稽可笑，能愉悦少年读者。因为在汉语中找不到适当的对应词，只好将原文搬进译文中，望读者见谅。——译注

掉了。

他们中没有人会想到，隐蔽在云层中的小偷们会再次发起袭击。

这些小偷，就像日本古代神话中穿黑衣戴面具的刺客那样，将捕获的星星带回自己的巢穴。他们把星星砸成碎片，把它煮熟，将它熔化……

接下来，他们用它来做什么呢？

这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我们现在就要给您讲述这个故事。

如果它让您害怕，那就只好遗憾了！

第 二 章

装扮成猴子的老婆婆

火车在旷野里停下来，惊醒了昏昏欲睡的佩吉·苏，她膝盖上放着她的手提箱。

“奇怪！”一位女旅客露出惊恐的神态，喃喃地说，“通常这里是不停车的。”

一个男人立即皱了皱眉头，示意她别吭声，然后，他用一种自以为谨慎的脸部表情，微微动了动下巴，指指佩吉·苏。

“怪事儿。”佩吉心想，“他们好像怕我似的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蓝狗心里的声音在她头脑里纠正她说，“他们害怕这个地方，他们强迫自己不去想它，他们努力克制自己，仿佛这地方不存在似的。你瞧！他们甚至不敢朝窗外看一

眼。”

蓝狗说得对。在车厢里，人们焦躁不安地翻开画报，放在面前。有些人突然觉得困了，假装在睡觉。查票员在过道上摸索前进，他也是闭着眼睛！

“康达雷克 沙卡 康达雷克！”他打嗝似的说，“停车二十秒……有下车的旅客，请尽快到站台上。”

佩吉站起来，抓住那只沉甸甸的手提箱，箱里放着她的衣服，还有她的朋友（外形是一只具有魔法的沙袋）。谁也没有显出一丝一毫要帮她的意思。

就在她打开车厢门时，一个女的说：

“铁路公司不该让这样的人同正常人一起旅行。为什么不把他们关在一个特别的车厢里？比方说，一个窗上钉着铁条的车厢！”

佩吉还没来得及反驳，查票员就已把她推到了车外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在完成这一壮举时，竟没有睁开眼睛。装着塞巴斯蒂安的手提箱落地时摔坏了，蓝狗愤怒地叫了一声。

这时，火车又开动了，将三个朋友扔在雾中。透过笼罩着荒野的薄雾，佩吉·苏隐约望见一所倒塌的小屋。

“这是车站所剩的全部。”她想，“我们这是在哪里呀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站台上杂草丛生，候车室里长着荆棘，时钟的指针也不见了……一 块指示牌挂在一根生锈的铁链上，在风中嘎吱作响。指示牌上写着：

沙卡－康达雷克，雷雨之乡。

（别忘了带避雷针）

“好怪的名字！”佩吉惊讶地说，“肯定是盖尔语①……”

“什么语？”蓝狗嘟囔道。

“一种古代语言，克尔特人的语言。”女孩解释道。

“什么人？”

她没来得及作更多的解释，一个古里古怪的人从雾中出现了。是个女的，约莫六十岁，或八十岁……甚至三百岁，个子小小的，矮矮胖胖的，裹着一件怪模怪样的毛皮大衣，像是从一只大猩猩身上剪下来的，一半的毛已经脱落。

“是她！”佩吉通过心灵感应对蓝狗说，“是我的外祖母格拉妮·卡蒂，我是第一次看见她。”

“真可怕！”蓝狗在心里惊叫道，“你看见她穿的奇装异

①指居住在爱尔兰的马恩岛，尤其指居住在苏格兰高地、赫布里底及其他苏格兰群岛的克尔特人的语言。

服了吗？这是塔赞婆婆！”

那矮个子女人走得很快。她的皮大衣缝得乱七八糟，当她举起胳膊表示欢迎时，一撮毛飞到了空中。

“你好！”她皱皱翘起的可笑的小鼻子说道，“我是格拉妮·卡蒂·埃兰·弗拉纳甘，你的外祖母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佩吉·苏。”佩吉·苏回答。

“这名字太长。”老婆婆低声咕哝，“我这样年纪的人没时间可浪费，我干脆叫你佩吉算了。”

这是一个怪人，身体圆滚滚的，手胖乎乎的，肤色像粉红色的糖果，令人想起用来做玩具娃娃的材料。她的白头发好似一丛荆棘长在头上，佩吉·苏忽然确信它们自己会动起来，不是在风的作用下，不是的……而是自己会动起来，像一只章鱼的触角。

“我可能见过你一次，那时你还是婴儿。”格拉妮·卡蒂皱了皱眉头说，“显然，从那以后，你长大了不少……尤其是腿和脚。”她向蓝狗弯下身子，又说，“他呢，是你的兄弟？”

“不是，是条狗。”佩吉含糊不清地说。

“是狗也不妨碍是你兄弟。”老婆婆神秘兮兮地嘟囔道，

“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，它长得更像你父亲，是不是？”

佩吉·苏感到很不自在，左右晃动着身子。车站前没停任何车子，她寻思外祖母是怎么来的。少女眯缝着眼睛，环视周围，但徒劳无功，四周看不到一座房屋。

“很抱歉，”格拉妮说，“我没坐我的马车来。我的马害怕雷雨，而且不大喜欢在荒野里穿行。现在你到了，得上路了，因为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如果想在天黑前到达，就得走快点儿。”

“啊！是吗？”佩吉·苏问道，“很远吗？”

“大约二百公里，”老婆婆说，“正好可以互相了解了解。”

“二百公里？”少女打嗝似的问，“步行？”

“当然。”格拉妮·卡蒂母鸡似的格格说道，“别慌。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大衣，你只要穿上，一切都会顺利。”

“一件大衣？”佩吉重复道。她心里在想，她外祖母是不是脑子有问题。

“她是疯子！”蓝狗通过心灵感应低声对她说，“我们快溜吧！”

老婆婆到一张长凳子那里，拿回放在上面的袋子，从中取出第二张大猩猩皮，上面有许多白色的大斑点。

“我看你有点手足无措。”她打量着外孙女，说道，“我解释给你听。这是一件魔法大衣，你穿上它，就不会累了。毛皮能吸收你所有的疲劳，你的腿再也不会抽筋，你再也不会精疲力竭。你会精神饱满，精力充沛，仿佛刚刚醒来，哪怕你做最苦最累的活，也不会感到疲劳。”

“你是因为……因为这个原因才这样打扮的吗？”佩吉轻声问道。

“那当然。”格拉妮·卡蒂确认，“我很早就起床了，我是走着来的，大衣吃掉了我的疲劳。此外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它会掉毛，当一件魔法大衣开始疲劳时，它的毛就会变得稀疏。等最后一撮毛飞走了，就只好把它扔掉，它不再有用了，就成了一张光秃秃的……不很漂亮的旧大衣。”

佩吉有点厌恶地穿上大衣，那衣服发出一股怪味儿。衣袖太长，遮住了她的手。可她刚穿上这奇怪的外套，顿时感到疲劳消失了。

“这玩意儿行！”她想。

“那当然。”老婆婆仿佛读懂了她的意思，说道，“在沙卡－康达雷克，人人都穿能吃疲劳的大衣。多亏了它们，人们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，迅速干完一件重活。在我的顾客中，有些人一天工夫就造好了他们的房屋。你会看到的，我们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路后，你会越走越快，而你自己毫无察觉，你的身体毫无痛苦。什么对你都不费力，无论是你这个死沉死沉的手提箱，还是你将要抱在怀里的小狗。你疾步如飞，你比一个跑步冠军跑得还要快。”

“你问问她，这些毛皮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蓝狗通过心灵感应抱怨道，“我希望它们不是狗皮！”

“你的兄弟有心灵感应。”格拉妮·卡蒂母鸡似的格格说道，“我也有。它同你说的话，我全听得见。”

“它不是我的兄弟。”佩吉又说了一遍，“它是我的狗。”

“是狗也不妨碍是你兄弟。”老婆婆说教似的重复说。

“她疯了。”蓝狗叹气道。

“我听见了！”格拉妮尖声地说，然而似乎并不生气。

她面朝原野，又说：

“从这儿起，就是暴风雨之乡。正因为如此，旅客在这儿从不下火车。他们害怕被天火烧死，只要身上有一小块金属，就会成为闪电的靶子。在沙卡–康达雷克，我们从不用铁制品。我们的钱币是木头的，锅是石头的，腰带扣环是牛角的。我的外孙女，赶快把你带来的金属用品通通扔掉。”

“我的表也要扔掉？”

“对，我给你一块木齿轮的表。走得不很准，可是这无关紧要。不管怎样，在沙卡－康达雷克，没有人关心时间。”

佩吉·苏不再惊讶了，况且，她已开始喜欢这个古怪的老婆婆了。

格拉妮·卡蒂说完，便立即冲到那条蜿蜒在群山之中的荒路上。佩吉勉强来得及抓起她的手提箱和蓝狗，差点没跟上，因为老婆婆风驰电掣般走了。

佩吉一边跑，一边回忆将她带到这里的一连串情况。

一切始于三个星期前，放暑假的前一天，正吃着早饭，她母亲突然宣布：

“佩吉，我和你父亲决定，你上你外祖母那里去度假。格拉妮·卡蒂，我的母亲……你不认识她，她是……她是一位古怪的老人，你可得和她好好相处。”

妈妈像这样吞吞吐吐了三分钟，编织着含含糊糊的话语，她越是解释不清，脸就越发的红。

后来，朱莉亚，佩吉·苏的姐姐，用更为干巴的语气，将父母的决定作了概括：

“你得明白一点儿，我的老朋友，父母见你有些怕了。他们开始明白，你在挑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，你在这里待着，他

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妈妈寻思，卡蒂外祖母也许可以帮助你。”

“卡蒂外祖母？”佩吉颇感惊讶，“可我从没见过她呀！况且，这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从不去看她？”

“因为妈妈怕她。”朱莉亚用低沉的嗓音说，“好像她是某一类……巫婆。她住在一个正常人像躲瘟疫那样躲避的地方，一个有着不好发音的名字的地方，叫什么克拉沙·克兰·达雷，不会给人带来好运的名字。爸爸和妈妈寻思，你们可能会相处得很好，你们俩……在……在……”

“在巫婆之间？”佩吉补充说。

“对呀！”朱莉亚咕哝道，“既然你这样说了，你要是同意去，便是放我们的假了。”

佩吉·苏咬紧牙齿，不让自己怒形于色。不过，她也能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，事实上，他们对于小女儿身边发生的不吉祥的混乱大惑不解。

“好吧。”她让步道，“我去那位陌生的外祖母家，说不定她真的能帮助我。”

“酷！”朱莉亚喊道，“我们终于能过正常生活了！”

就这样，在蓝狗的陪同下，她乘火车前往克拉沙·克

兰·达雷。当检票员看到印在车票上的目的地时，吓得脸色骤然变白。

“下车得快。”蓝狗通过心灵感应说道，“不然，这个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从开动的火车上扔下去！”

第 三 章

原子苹果

佩吉与外婆并肩跑了两个小时，却丝毫不觉得疲劳。其实，她感到自己正处于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竞技的状态下，大衣不仅吃掉了她的疲劳，而且大大增强了她的体能。惟有蓝狗不停地抱怨，因为风将魔衣上的毛刮走，搞得它满嘴是毛。

当二位“速度赛选手”跑到一座山冈顶上时，看见天边有一棵奇形怪状的树。佩吉惊讶不已，放慢了步伐。树枝上没有叶子，形状怪异，犹如一只痉挛的手，一只黑糊糊的手，指甲被火烧焦了，烤黑了。

“当心。”蓝狗提醒她说，“别靠近那里……危险！我感

到有东西在嗡嗡叫，一种可怕的能源，就像原子香肠放进一只巨大的煎锅里那样，发出轻轻的爆裂声。”

“是棵苹果树！”佩吉远远看见那棵有枝无叶的树上，挂着一些黄黄红红的果子，惊奇地说。

那棵病树被一道高高的铁栅栏围着，看上去就像动物园里的野兽，被囚禁在笼子里。

“其实，这棵树是避雷针。”克拉妮·卡蒂也停了下来，宣布道，“你会看到另外一些。在你做傻事之前，我必须给你解释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避雷针？”少女说，“和竖在屋顶上吸引雷电的避雷针是一样的东西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婆婆说，“这个避雷针种下去有六十多年了，但是，它一直运转正常。你仔细看一看，不过别碰那些铁条……„

少女颇感好奇，向那棵被囚禁的苹果树走去。只见光秃秃的树枝贪婪地伸向天空，仿佛想抓住看不见的猎物。

想走到树干跟前是不可能的，由烧黑了的铁条组成的栅栏，构成一个圆柱形的铁笼子。佩吉绕栅栏走了一圈，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，她很快就发现，在半棵树的高度，钉着一个计数器。

“这像超市里的自动记录器。”她心里想。

在有小视窗的镶板上，可以看到一些数字：

23954 次雷雨

“当然，每来一次暴风雨，数字都要变化。”格拉妮·卡蒂评论道，“计数器是代替我们加数的。平原上只有五棵避雷树，你要熟悉它们的地点。识别它们并不难。”

佩吉抬起头，见枝丫上挂着一些苹果，更是吃惊。的确，那棵树干枯枯、黑糊糊的，似乎不大可能长出这些肉质的大果子。

“当然，这并不完美。”格拉妮叹息道，“不过，这还是有用的。种这些树之前，这里简直是地狱！闪电像在做拼板游戏，将天空划成一块一块的。你可能看到过！刷！刷！雷电从四面八方落下来，将一切夷为平地，农庄相继被烧毁，真得像鼹鼠那样，生活在地底下。一切都无济于事，闪电刚起，一般的避雷针便全部熔化殆尽。我的许多邻居都死了，有些人离乡背井，舍弃财产，沿途乞讨。后来，多亏一位女魔法师经过这里，她给了我们一些神秘的种子，我们就种了这些树，吃雷电的树。它们能吸引天火，它们吞下天火，将它吸收、消化……

然后，利用它来使它们的苹果成熟。”

佩吉·苏点点头。

“一切都聚集到果子里。”老婆婆解释，“雷力、电力、闪电，这一切都变成球状，在苹果里头滚动！你看见那些苹果了吗？它们永远不会掉下来，它们不停地变成熟，每下一次雷雨，便长大一点。它们的皮像牛皮一样坚硬，但是空心的，就像挂在圣诞树上的空心球，天火就聚集在这个空心球里。”

“那我们不能吃它们吗？”少女问道。

“小疯子！”格拉妮打着嗝说，“千万别吃！如果你咬它们，沉睡在它们身上的破坏性力量便会获得解放！”

佩吉本能地往后退了退。

“假如有人在这样的一个果子里种上牙齿，”卡蒂强调说，“那果子便会发动一次可怕的爆炸。你知道一个百万吨级的原子弹有多大威力吗？在我们这里，更确切的说法是‘百万苹果级’。问题是，那些猪们没有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。”

“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！”蓝狗的声音在佩吉·苏的大脑里叹息道。

“猪喜欢苹果。”卡蒂嘟囔道，“它们力气很大，可以把栅栏的铁条拱弯，一直钻到树干跟前，然后，它们用力推树干，希望把苹果摇下来。它们的企图至今没有成功，但是，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